三朝遼事實錄

藺賊攻成都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蕤甫較閱

壬戌

天啓二年正月熊廷弼奏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摧戰士之氣之罪○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藺賊攻犯成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不勝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高下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

守居民房舍烟熖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負坐困圍城賊夯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庄田米穀爲久困之計○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軍士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傳國欲自經仲藥化貞奏　請速發新餉

兵部題近困經撫不和奉　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臣部既奉　明旨自應以差官職名具題出關往諭第事關軍機重務臣等再三商確未便

請
旨
宣諭

差官有不敢不聞于　皇上者。蓋撫臣主戰。不欲示人以怯。經臣主守。不欲示人以疎。深求之以兩臣爲不和。微按之。不過彼此爭言戰守而已。朝紳雖見其有相左之形。而奴虜未見其有相睽之迹。廣寧奸細無日不有。內地奸細無處不有。忽見部臣科臣乘傳遠出。招揺道路。必愕然詫異曰。此爲經撫不和而出者也。又必惘然驚疑曰。此必經撫二臣不遵　朝命。直待特遣大臣諫臣宣諭。而後能和解也。如是則　朝廷之體輕矣。　朝廷之體輕。而逆虜聞之。益藐視中國矣。東夷耽耽。思逞窺釁而動。而我反示以不和

之釁。則狂酋之氣益張。西虜勃勃嚮風。爲我而來。而我反示以内離之形。則助順之心益冷。且遐邇之聽聞易眩。而軍情之變幻無常。一聞宣諭廣寧軍士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薊密邊兵及楚浙抵關援兵。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若明詔于三軍。而傳聲于四裔。道將之猜疑互起。而宵小之交構滋深。目前雖分左右之袒。將來益成水火之形。强敵在前。舉動宜慎。臣等所謂未便差官者此也。夫　君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一字嚴于斧鉞。孰敢不欽。一言達于千里。無遠弗屆。廣寧非聲教不通之地。邸報抄傳。便當悚慄。豈如海

外屬國必待　主臣之往諭哉臣部傳奉　綸音移一咨文馬上傳諭再祈　嚴旨切責明諭二臣身肩重任若疆埸未靖必非卸擔之時身到臨崖必進取有功方有轉週之路　上方殊禮予奪自　君非可逕繳惟堅一心以矢精白弗恣多口以鬬玄黃倘再有抗違併各道將等官規避交搆不肯實心任事外則監軍御史內則部院科道明白叅處庶紀綱克振體統自尊而諸臣不敢玩視矣伏祈　聖明裁鑒施行在晉具稿

○先是兵部會議奏

聖旨經畧官言會議未盡羣情爾部還同大小九卿

科道作速議確歸一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東事緊要
應否差官還着并議來說○諭中外能擒奴酋者封
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
兵部奉　旨會議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
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
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劔帶另推
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劔許以便宜行事者
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
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皐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削
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

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吏部周希令等十人
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幷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
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
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
住山海者兵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月彩等九
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
宦潘汝禎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
三人也登萊廣寧三撫兌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
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
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单萬耳萬目

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不能强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尚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遠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舜胄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端

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
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
遼撫王化貞揭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沙嶺高
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
永與爾絕杪花聞之因遣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蓋
杪花之彼屢欵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
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兔
憨遣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詢我因言共殺奴歃血
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乾粮
之費受約而去杪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助兵

亦領乾粮銀一萬兩留候騎為我哨探要有斬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結憨八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青領銀二千粆花五大營領銀一萬粆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憨賞之局分外夷使徃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摠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與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粆化之部

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職疏嘗云憨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粆夥而貪利令與之約可保其不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嘗遣西虜于卜恩亥借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粆花也憨爲虜帝忿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妹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覘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則樂遼瀋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持然後就中取利耶惟是堂堂　天朝方欲鞭撻四夷不宜借力于虜則恥闒命矣除粆花駐養善木去邊可二一百里其北憨部夷先到五千後到一萬尚有

二萬將到其憨率大部阻雪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爲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夷部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督師王之臣疏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約婚姻粆花等營巳呑其餌惟虎憨不屑受譯審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

宇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
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
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賢于十萬師矣丙寅十二月
給事中侯震暘奏臣謂經撫不和大半繇登撫之誤
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寬紆迴登萊去遼一晝夜
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
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
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
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
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得

奇何足深忌乃偽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
摧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今如罷朗先逮紹勳并查
梁之垣何在取其所賚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
資文龍敕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
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
王紹勳向擬降奴勉强歸正梁之垣冒領餉銀以
朝鮮爲市朗先左袒二人不能無咎焉
王在晉半夜披衣具疏邇緣經撫意見參商上廑
聖慮再奉 旨會議廷臣各攄所見幾成一鬨之市
矣臣亦擬三議單大要主于責成經撫分任之

說此非臣之含糊襲套也廷議大約相同臣固不能
執已見以違衆議也臣與同官亚酌議具　覆間忽
因科臣侯震暘之疏欽奉　明旨經撫二官共事封
疆責任甚重誼當協心報國即意見異同何妨商酌
乃逞氣忿爭屢奉嚴旨全不遵依至差官往諭又恐
不聽成何法紀會議久不回奏科道官條陳也無定
說顯是彼此推諉這本却說得直截着吏兵二部會
同議擬度量事勢於經撫中酌用一人專任遼事一
人別用陶朗先毛文龍都着明白處分具奏用人用
兵係二部職掌不得遷就朦朧以責成等語了事限

次日即奏欽此臣部遂不敢復主前議靜聽會題乃
於本月十一日晚間接得劉渠塘報據探役李雲
龍供稱遼陽一帶密探夷情有奴酋將各處兵馬盡
數發在海州一帶要在本月初三四日過河等情又
據劉渠塘報撥夜陳榮報稱牛庄東南起烟霧五里
寬廿里長等情據此虜之合隊謀犯情形明于指掌
矣臣嘗料虜中習知我兵有三方並進之謀所最慮
在登萊水兵之渡海今又有毛文龍之結聚爲奴酋
腹心之大患目下止因天寒氷結海風不便我兵未
進少待清明時候舟師便可渡海合登津之旅以攻

金復盖州約會毛文龍以攻寬鎮再牽合朝鮮出兵協助東師。一動廣寧兵即從西入西虜之衆　又從後應奴雖有精鋭而四面受敵分兵支應奴必不能當也與其坐而待我兵之合攻莫若　三路未集。先一決戰以襲我之未備乘我之單弱。故今歲春防萬分緊迫非可易帥之時矧西虜來助正窺我情形以決進止而我示以内離之釁寧無隳敢戰之心。經臣之駐右屯調兵催餉關上器械緊運出關久爲戰守之具雖戶競筆爭而心實未嘗泄泄當兩兵對壘之際忽奉　命更易右屯之人心一動奴聞之必躍馬

渡河而邊事不可為矣　廟廊之上止當論功論罪
妥論兩臣之和不和和而建功封拜酬其勞不和而
僨事吏議隨其後以經臣之才識高明豈真閔不畏
法而　威君不能懾者耶細查　廷議有謂經臣當
更置者臣謂此非更置之時一更置到彼必須一月
初來任事諳練必須三月擇臣而使之猝不能得當
以副　任使即如科臣之議或用本兵更代而往來
交代之間內無本兵之主張外無經畧之調度强虜
壓境臣不無杞人過慮焉以臣愚見凡致遠涉險莫
如仍用駕輕就熟之人事到緊急性命懸于呼吸存

立判于須臾誰敢復爲爭蘓目前乞　嚴旨責成萬分謹備以防突犯倘後再悄悄悆爭俟虜情稍緩另議更張於　明旨不悖於戰守不悞而于疆埸亦無損矣奉

聖旨據奏夷情緊急着馬上行文與經撫官用心防禦不得彼此推諉以致疎虞其糧餉着立刻查催如延緩悞事責有所歸

十四日奉　旨二十日而虜過河劉渠戰敗廣寧隨陷議更經略無及矣

王在晉題本月二十四日接總兵劉渠塘報奴酋於

十七日同第八子并叛將統馬步兵各帶乾粮并攻城車輛鈎梯及挖城鍬鍬盡數西癸縣黃泥洼投進又准總督王象乾報二十日奴酋從東來耿樂屯對毛家寨過河又從東夏郎二屯過河又從通江過河縣三岔河直抵西平堡又從咬溝過河又在楊林子從轉灣空過河周守廉從空心樓出墻達賊徑奔沙嶺守備李正蔡鎖萬金各帶兵馬敵住叅將黑雲鶴帶兵馬策應奴酋叛黨孟成勳王朝玉等報我虛實遂傾巢而來聲勢甚大劉渠親提主客大兵見駐鎮武進東與賊相持等情續據遼撫王化貞飛報相同

該臣看得夷烽緊急我已陳師河上轉瞬春深三路竝進賊之得於窺伺久矣奴知我之必東勢必先犯我之西也我之議論未定而賊之謀畫已深矧有奸人勾引奴計遂決然我必自勝而後可以勝人所謂自勝者何經撫之同心是已將士之用命是已惟經撫不同心而後將士不用命令日之緊關處全在經有謀而撫必應撫有急而經必助二臣合爲一心而奴必不能久駐盖奴衆之來所帶者乾粮耳而乾粮易盡野無青草馬料亦易盡堅壁連營固守勿戰而奴必返也彼乘氷堅而渡河氷漸解而奴必返也我

或出輕師以擾之乘其惰以擊之截其輜重以困之俟其歸以掩襲之賊未必能得志於我顧所爲應急之着十有二焉一曰防奸細賊凡入犯先藏細作外攻内應今同鄉之人衆矣眞僞還雜釁孽潛滋豕牙牛牿譏防宜密内難不作憑城而守賊雖衆詎能飛越乎二曰假權宜經臣手握 賜劍軍心自惕撫臣越在廣寧安能一一奏請令奉有 朝廷專 勑旗牌即同 上方之賜偏裨以下不用命者徑行誅僇總以尊 君之命經臣不得異同一曰緊接應賊攻廣寧右屯必發兵應救攻右屯廣寧必發兵應援以至

鎮武寧前等處皆然務期首尾必顧脣齒相依怠緩不捄者即坐以逗遛退縮之罪一曰用西虜邇聞西虜已臨近地聽我指麾奴既渡河入犯彼中必虛當發精兵協同西虜直擣遼瀋圍魏捄趙奴必內顧躍馬東馳矣一曰謹關塞山海係 神京北門虜騎縱横北門震恐當 嚴勅總督及順天巡撫預整兵馬謹守嚴關其薊門虜報頻仍軍士三月無粮速令戶部那處解發限日起程以濟急用一曰議調遣薊密新建車營蓄養士馬外之以備危邊之接應內之以備都城之救援今宜先期整頓預備調發其南兵

部職方主事何棟如招練新兵見在通州一帶速定
催餉抵關策應毋緩一曰急兵餉戶部解發　督金
昨問塘報人役尚在途間相遇此時河四鈌餉望眼
欲穿亟須馬上差人嚴催仍着薊鎮發兵護送至廣
寧等處交割其餉郎傳國具文　請告定即令視事
料理兵餉勿得稽延一曰發水兵臣面詢登州同知
宋大奎知登萊氷陸官兵已幾三萬此時春風已動
若遇順風二日可達旅順速檄撫鎮發兵渡海艤泊
近遼島嶼相機進止奴如久屯深入即攻金蓋等處
以掣其尾河西之圍可解矣一曰通消息登萊總兵

沈有容素蓄敢死家丁及善泅兵役乞傳令該鎮密地差人或繇海道或從陸路間道與毛文龍通信發兵攻擊寬鎮奴顏巢穴勢必回旋盖即報五日達登州重犒差去人役無難一通信息也一曰廣招諭遼人從奴者迫於畏死原非真心降賊令與真夷相雜合隊而來此即其脫身之地可明示招來卸甲免死河東降將有乘機擊賊者前罪盡釋仍行論功但不得收入城中以釀內患一曰定人心虜兵過河遐邇聞風悚息刻當入 覲計偕之時五方聚會聽聞易積訛言易興 廟堂之上似宜鎮靜勿令 輦轂近

地人心惶惑致有他虞一曰省議論今時病痛全在議論之多一聞虜報當事者精神只宜用之禦寇若再分心杜訽羣言噂沓恐壞邊事至于嘉謨碩畫應集衆長諸臣條議可採者票擬即行以免部覆躭延亦今日救時之一策也以上諸欵單單無甚高論緣時急事迫聊助　廟謨仰備采納奉
聖旨俱依擬作速行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正月二十一日周守廉塘報至稱奴兵已直抵西平攻南門至次日午時報奴兵五萬又益以新練遼兵四五萬車載火砲其鋒不可當

羅一貴死守西平城不得破奴分兵一半攻西平一半趨平洋橋總兵劉渠盡撤鎮武之兵前往迎敵連攻打三陣奴兵稍却而復前我兵跕立不住大營遂潰劉渠落馬奴又分兵兩路一趨廣寧廣寧之存亡在呼吸間矣○總督薊遼王象乾馳報正月二十六日潰兵滿路塡塞接經臣熊廷弼手書稱今番逃兵與前番不同持刀騎馬刼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變至于西歸應盡數放入弼罪過巳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禳本日申時經臣進入羅城臣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逃潰摠兵劉渠陣亡廣

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綁撫臣王化貞迎賊有參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為叛賊盜去有各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騾駝馱之行至城門為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奪去一馱化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羣賊破開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江朝棟等數十人騎至持刀

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厮殺從化貞至閭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　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日化爲夷虜且以益奴之强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遼人數千假扮西虜且截刼于前屯寧前等處逃難遼民不得前進各將領兵殺散奪下被鹵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沿途潰兵所弃甲仗與逃民丢弃幼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内藏有奸徒剌關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以次放入撫臣恐人驚擒與寧前道副使張應吾特殿後等語又傳說廣寧

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到關容另查明再報
遼撫招募遼兵出孫得功于獄用爲遼人帥化貞
信之倚爲心腹熊經畧謂奴不可戰議論相左乃
廣寧之陷奴未抵城而遼兵盡潰潰于頃刻開門
啓鑰以龍亭迎奴矣遼兵獻城奴踟蹰不敢入盤
桓于外者久之已而知城中無他構也始入晉抵
山海托來君斯行進獄索遼撫手書招得功多方
設計間之得功爲奴所疑遂不免不則永芳之後
又一永芳矣
戶部尚書汪應蛟題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

憂懼盖為在遼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粮右屯衛見積粮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粮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牛車銀十萬兩。餉臣又催小車二千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奴騎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粮料夢中失去盡齎盜粮痛心不啻九死即臣部有點銕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而立致此百萬粮料也○薊鎮巡撫李瑾揭稱薊兵出防索討未發預支錢粮委曲諭散遷怒薊州道邵可立將該道揎扯下轎臣移書計部回稱郎行起解及接樞臣張鶴鳴揭邵可立

業已掛冠士民號哭恐本道一出薊門百姓無主逃命散去則封疆所係殊非細故日來法紀波流人情瓦解戰兵望塵而奔潰防兵甫行而譁亂倘奴一窺誰爲禦侮則逼逐之罪奚獨卒伍并該將領當嚴行重處者也○御史夏之令疏云先是經撫不和行道之人亦傳爲口實我兵屢衄其創未復乃欲以無舐之將未練之兵輕犯強敵化貞雖劣不應憒憒如此固疑化貞之實不欲戰實不欲進兵而時時言進兵以開廷弼爭之實也固疑廷弼教化貞僞言戰僞言進兵而已隨爭之以爲異日互相推諉之地也今

廷弼遜化貞亦逃在廷弼若預知廣寧之必不能守而先去以爲民望在化貞若唯恐廷弼之不能稍待而亦步亦趨此若分畀彼若效尤一走不先不後臣故因此而知二人前此之不和非真也僞也

撫臣之言職虛聲也經略明知之疏牘亦明言之矣知其爲虛聲則不必爭爭之亦不必力而經臣却借此爲卸担之題目其爭僞也撫臣僞言戰不能愚經臣而經臣乃僞爭戰守以愚　中外此疏發出僞字亦人心之靈不能終昧耳

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

本兵視師

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竟何如化貞慙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鎮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方震孺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愼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自右屯赴閭陽尋隨進關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奴兵渡河前兵不列今日當關雖有督臣坐鎮有總兵孫顯祖將兵而人心震動必得大臣抵關視師臣願以中樞至關視師不敢以虜貽[illegible]君父淮蔡之功裴度在行臣雖不才憑藉 皇

上威靈親至山海凡隘口之險夷軍馬之多寡經撫之情形道將之邪正勇怯一一查閱以為廣寧後勁以為山海扼要之計然是行也即以視師而往尤須成師以出出門不可無兵請以何棟如所押兵六千六百名併臣部新招兵八百名御史鄒復宣募兵三千二百名已至天津并　勑戶部亟給之餉星速抵關俱聽簡練再於防守兵內揀選二百湊滿一千盡以隨臣有兵不可無將請以副將王國樑加陞總兵盡帶所蓄家丁為臣爪牙有兵有將而行軍機交又不可無謀議之人請即以何棟如加京銜為臣贊畫

大有兵有將有贊畫而無餉則一步不可行請於戶
部　帑金內發數萬付密雲餉司收貯以聽不時之
用至于　敕書關防　廟堂裁定如廣寧能守臣回
部復　命如廣寧不可測臣暫駐山海另奏施行然
此固非徼　皇上之寵以效馳驅也臣子髮膚皆
君父所有臣每痛恨食　君之祿擔　君之爵全無
一毫爲國爲朝廷而背公死黨大惑不能解比比也
臣是以不敢自愛其身而爲　皇上舒東顧之憂臣
部印信有臣部左侍郎王在晉正直忠厚嚴毅精敏
委之署掌必當機務不悞國事臣行矣而朋黨忌臣

者萬巧千險以中臣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抑臣極
力主持則　社稷幸甚微臣幸甚
廣寧失守報聞　京師大恐是日雪甚總理侍郎
王在晉右侍郎張經世入東閣議事將午　大內
忽傳　上親御門　召對時本兵方臥病令人扶
之入閣部共八人相向在晉對大學士葉公向高
言　乘輿出則人心益震可令中貴人奏止之
上乃傳　聖諭出中貴人倉皇錯愕失其常度未
及蹕門叩頭而　聖諭已傳至雪中矣已而九列
大臣科道俱入廷議龐襍薄暮而退詰旦　上視

朝畢羣臣聚 皇極門給事中劉弘化大聲謂兵
部主戰者即當斬盖爲本兵而發也本兵張鶴鳴
忿恚提胸欲與閧侍郎王在晉云我兵過河東戰
敗。則主戰者罪今虜過河而河西陷罪在不守。胡
言戰耶。舉 朝是之。給諫慙甚本兵遂言我不似
經畧愛頭顱願抵關禦敵須左侍郎攝部其謀畧
才斷我所不及必能奠安 社稷不然者事不可
救給諫益忿本兵出涕泗交流謂受 國厚恩無
請赴邊疆死難。 上遂命本兵視師山海于二十
九日出 京蓋 上所命之期也時因行李未辦

少逗郊圻一日而言官即有疏摘發排擠本兵而爲經略周旋靡所不至盖以奉輔臣劉一燝冢卿周嘉謨指臺省有數人焉而劉弘化其尤攘臂者矣

通政司右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寺左少卿馮從吾大常少卿董應舉太僕寺少卿何喬遠爲奴兵過河經臣先逃懇乞聖明連行逮斬以警人心以保社稷事項遼事告急經臣熊廷弼主守職等以爲能守三岔河能守廣寧庶幾可以少贖平日跋扈之罪今奴酋過河矣廣寧行且陷矣而廷弼先逃至山海

遂使人心搖動三軍俱奔先是潘遠之謟逃臣高出
等不誅以致人人效尤今廷弼先逃其誰不逃者竊
恐山海以內再無肯守之人再無可守之地 社稷
之危在旦夕間懇乞 聖明即遣緹騎速逮明正典
刑庶人心知懼而 社稷可保矣
御史馬鳴起疏言逆奴犯順五年于兹矣奈何世無
可與之人事無眞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
於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
呼吸督史王象乾提重兵而鎭山海未見發程封疆
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亟急爲申諭責

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為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既鎮山海則薊鎮密雲為虜寇進入之地豈可弛防須用謀畧知兵大臣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為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為山海後勁此又萬萬不容緩者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加太子太保 賜蟒玉尚方劍王國樑陞總兵何棟如加陞太僕少卿贊畫發 帑金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

王化貞揭正月二十三日曾發塘報一封循報河上

兵潰事也至後城空民變職倉皇出城並無帶有紙筆及隨行書役欲具疏報聞亦不可得而事久時變傳聞失眞即按院駐劄前屯亦無繇核其眞僞也西平之守羅一貫殺賊甚衆但奪江朝棟之兵而不令本官入城又令黑雲鶴領遼兵出城城中止一將及爲流矢所斃而城遂陷不無遺恨也對壘之際衆未嘗不奔但接刃未幾即有先奔者以致爲賊所乘大衆俱亂令遼人曰西兵先逃西將曰遼人不戰皆彼此交惡之言細詢衆口則共以爲先逃者鮑承先也蔡汝賢也羅萬言也共以爲鏖戰者頗希牧也劉定

邦也力戰冲入重圍殺傷殆盡者錦州義州之卒該將麻承宗李茂春張世顯并死之而義勇死事者遊擊趙啓禎也部兵死者更多劉徵同金礪等冲入重圍劉徵手刺數賊落馬劉式章被矢貫髀見有中左所把揔馮賭昇在陣親見之劉徵之死則衆共言獨一二忌者之口有異議耳孫得功黃進奮勇先發亦衆共見之高監軍亦爲職言之未可以其叛而從賊盡誣以不戰也魯之縣別鎭亦曾力戰其餘則不必言矣杜學仲車營行至半途聞兵敗即止堅避不動高監軍遣人調之職又遣人調之始結營而廻時鎭

武兵已潰民已逃因遣人調高監軍回城廣寧城守一萬六千餘人一切守禦之具甚設即賊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無奈人心洶懼謂奴恨廣寧人甚城陷必屠之自十九日一聞過河多奔避山中是日則喧塡衢市共謀斬關關一啓不可復止而守兵隨之以出且多有自城縋下者城既空矣烟塵一起狐鼠跳躍于是張士彥孔從周等公然爲迎降之事矣封府庫矣江朝棟聞而入告職猶不信因登樓覘之見城頭並無一兵而砲聲連發喊殺不止職因將先人遺像并閤勅書符驗包褁治裝江弃頓足曰少遲即

禍及矣因留四僕同旗鼓把總撿點後行職同二友二僕先出　二門內繫馬數匹僅餘其一差二人傳各道各廳出并燒火藥局而後出西門友僕俱相失止江朝棟陳一元書辦梁應科三馬相從頃之一友人至則已被人打破頭矣而倪寵張世胤黄中順汪翥尚志弘王楹盧養才李淸倉達李二總兵俱至其餘多有先行者此情形之最眞確與風聞流傳者不同除本職席藁待罪外戰守各官之差等亦大略可覩矣

王在晉請賑渡海遼民疏伏念遼民渡海避難蟻聚

鱗集比月以來日益加多其嗷嗷待哺日益加急斯民也夫非　祖宗愛養之民而今且流落無依藜藿不飽凄風苦雨半暴骨於溝渠夜哭晨號暫托身於草莽且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稼穡惟艱食指既繁米價驟湧甚以客兵結隊轂擊肩摩土人尚苦奪巢遼人何從寄跡於是民無半菽市鮮一廛招練之使向駐郡城而郡城不能容令移駐濰縣而濰縣益不能容然則遼人將安所歸乎獸多則鬪人多則競爭攘之為患飢寒則盜心生困窮則奸萌熾竊劫之為患來路窮則行險而不顧生意絕則拚死以圖

存叛逆作亂之爲患。逃歸中土者旣不聊生。則潛伏海島者必將助寇結連勾引之爲患招集多則奸細易於夾雜容納衆則城郭難以隄防外泄內潰之爲患。此五患者畢聚於衛邊絶險帶水隔畫一葦可渡之登州。臣於東方有隱憂焉故有銀有粟則此數萬皆化爲良民。無食無居則此數萬皆釀爲隱禍彼遼人不忘　中國凌波逐浪以求生而我乃坐視煢民忍飢受寒以就死。上年粱之垣出　使朝鮮且賫帶銀兩以賑遼民之在外國者若使渡登之民不及渡朝鮮之民。是朝鮮爲樂國。而登州爲苦鄉。明於遠而

怨於近　皇恩溥於海外而且害於海內也有是理乎。遼民終朝盼望而不得還擁招練使之門麾之不去。羣情洶洶恐旦夕激成異變外有強寇內有流民憂在蕭墻急宜預弭事迫時急仰祈　皇上立允發　帑無俟部覆於旬日內即付登州同知宋大奎領解以活數萬人之生命遼人聞之必懽呼踴躍祝

聖壽於無疆其潛伏海島及削髮從奴者。益堅向戴之心。必有陰圖賊以思報効者矣。然十萬金爲易盡之物而遼人之待拯濟者無窮臣細思處置之法遼人既浮海而來必能習海選精壯爲兵可備征勦

彼耤粮以活命我得兵以為用。然而老幼未可為兵也。而其間有力能耕耨者東土最多荒田無人佃種則宜散之於各郡。給荒田以使之耕。耕必授之以居而乘屋製具等費無從出也。臣在任時查有荒田充餉銀分屬巡撫衙門者約四千餘兩存貯司庫。臣不敢妄用分毫此即可為造屋買牛製器之費矣。耕必授之以穀而播種覓工等費無從給也。臣在任時查六府共在倉穀七十六萬石係臣題　准留備飢荒留備海運。今當計歲遍增履畝量給。此即可為播穀雇工之本矣。枵腹之民須煮粥以療其飢露處之衆

當搭廠以安其身旣足於前項之銀穀而又責戍二撫令州縣多方設處以撫流民是今日招安之一策也青衿失業者附名於庠武職世襲者列員於衛軍士失伍者入粮於冊煢獨無歸者收養於各社是今日拊循之一策也以招練而兼屯田開墾拋荒地土悉免起科舊欠逃戶錢糧不得貽累遼陽未復新開田畝卽爲本人世業俟恢復功成徙其民以還故土而後稍稍起稅焉此又今日安集流離之一策也奉聖旨遼民流移可憫着發帑銀十萬兩解賑其招募開荒及動支銀穀俱准行餘着撫按官悉心料理以

潰兵　流民　逃關

稱朕撫恤至意

荒田充餉銀晉所存者業被後官用去因此疏取憎所以平妖之功不叙也

薊遼總督王象乾奏報日來援遼潰兵數萬塡委關外遍山彌谷西望號呼者竟日達夕逃難遼民數十萬膈于潰軍之後攜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無野火前虞潰兵之劫掠後憂寨虜之搶奪啼哭之聲震動天地職等以爲從征在逃于法旣難輕縱開關混入奸細或得乘機夠茲不逞之徒羣行內地必至流劫道途堅拒關外又恐變生呼吸欲令舍馬弃

伏衆又負勉奔北疑懼不從閉關不納者三日會經

臣至關下力言此番潰兵與去歲不同挾弓騎馬槍

刀火器無一不備激之則必至爲難斬關穴墻勢所

必有不如放之便職與諸臣皆以爲然經臣諭令各

釋兵器留下馬匹而職與部道鎮路諸臣猶恐持刀

騎馬者闖入京闈僅使容身潰軍復儳越踰墻潰兵

盡而後放遼民肩摩踵接而入經臣時出郊外及紅

花店等處跨馬隨便慰撫以安衆心又中前所叛民

據城稱亂藉嚴後兵殺亂民五名餘俱逃去初六初

八等日據前所等處報遼西諸虜王四百騎尾襲遼

民刼掠燬後兵將總兵達奇勛李秉誠等率衆截堵職亦發兵馳援各兵先後斬獲虜級二十一顆虜即遁去遼衆得不驚散今潰兵盡已入關遼民先到亦俱進關後至者皆入羅城車牛牲畜亦盡隨入職竊念進關之衆忠義既爲可嘉流離之狀其情又甚可憫慮其道路梗阻職又分委都司馮乾把總趙祿等統領兵馬自山海至永平沿途防護自永以西復咨行各巡撫兵備道撥兵巡防加意安揷玆關門已閉塞外諸虜遠遁山海城內士民帖然樂業安靜無譁除兵數民數俟查明另行具奏

王在晉題去年遼瀋陸沉逃兵悉客進關或從一片石桃林等處潛遁戰亡者什之三逃歸者什之七嗣後議守河西兵力單弱遂紛紛招募費數百萬安家行糧馬匹器械銀兩半年之後兵方出關至今尚有遷延道路者有未盡起程者沿途搶刧殺傷之禍要挾鼓譟之事靡所不有海內騷然人心思亂釀成川蜀之變東西交應四顧徬徨天下事幾不可收拾當時若能禁遏逃兵即未必可盡用亦未必盡不可用詎至招募之煩至此哉今聞劉渠兵潰各兵及流民人人思逃誰肯臨陣效死是未潰之兵亦將有奔潰

之患導之使逃不可訓也閉關以拒逃兵是矣然斷其歸路勢必降奴以圖免死不可無處之之法臣閱按臣方震孺疏知寧前僅五百兵亦俱調發則寧前虛矣夫寧前關門之藩屏也何可虛而不守弃之以資虜莫若就近招集潰兵擇其精壯者俾守寧遠前屯責成道臣張應吾統率各兵效死勿去或曰廣寧不可保守寧前無用不知寧前去關甚近便於策應粮餉亦便於轉輸多一層則增一層之障蔽寧前未可弃也。其傷殘之卒及逃難之民無非 國家之赤子難以盡戕其生命闌關外羅城中尚可容納暫時

安頓聽行邊樞臣及薊鎮督臣從長計處仍嚴堵各
口毋容潛入嚴查奸細毋使混雜則各兵當知死戰
矣　京師爲四方之極　九廟在焉　皇居奠焉河
西雖危尚有山海關可守一軍雖潰尚有各路兵可
調藉使人心不變經費不匱　聖明在上　國事猶
可支撐何事都中流言滿播一聞遼報羣情譸張士
爲四民之首而會試舉人潛移出城預圖避亂此必
有奸宄入城簧鼓聽聞揑造謠言以思惑衆須行五
城御史細加體訪遇有蹤跡可疑者即行擒戢審實
立法仍行各省直撫按廣捕奸細敢有窺伺情形造

言生釁者痛懲重創一面曉諭在 京士民各安本業勿得輕信輕移自甘扞罔如有京官家眷出城回籍者五城各坊不得徇情攛掇夫會同館良鄉縣一帶不許應付違禁者聽部院科道叅處庶人人堅固守之志奴患計日可消而 國勢安於盤石矣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京城畿輔官舍人等恐有皇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嚴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安輦都重地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舉放火砲致生事

嵛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并永定
等七門守門員役啓閉照常差官將各直門官軍查
點不許雇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參處盤詰搜檢各
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拿具
奏與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
賈開設鋪面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
疑廠衛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參奏
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的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
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　天眷憑藉　祖宗威靈期
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安

體朕意故諭

三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王在晉題臣於二十九日退朝諸臣環向謂臣河西不守臣部應指名立參遲一日不得臣退而思之當焦頭爛額之時須先救焚值被髮纓冠之際必先止鬬今日潰兵數萬流民數萬因經臣入關蜂擁並進於中細作必多內有奸宄外有强虜岌岌乎殆哉今時以盤詰奸細嚴守關門爲第一着以挑選潰兵安撫流民爲第二着至於防守京城操練兵卒分佈營屯整頓器具慰安民心皆當緊緊料理其討罪明罰爲開篇大義朝廷自有

紀綱通國自有公論不獨諸臣知之臣亦自能言之乃退而糾劾邊臣者紛紛疏入矣且奉有飭廷臣着戴罪用心防守之旨矣。皇上廑念國患愛惜人材姑容使過良有委曲深心周詳遠慮顧今日莫急於防守言者衆則以懼罪之心隳任事之心廷臣即勉力任事而一心以防方張之虜又一心以防滋至之口。尚方之劍雖利而亶軍之氣不揚有經臣在則督臣必不操獨制之權有樞臣至則經督又不能操專制之柄用是乙非此推彼諉多言亂聽多猜亂視所從來矣至人而牧一羊有如十羊誰任其責。

臣愚計之樞臣視師者也本關及各邊隘口一應調
度皆其責任。其經督三臣或一臣專鎮關門。一臣分
管各隘。至於嚴搜奸細拊恤流移選逃兵以實營伍
急轉運以濟軍需三臣各與有責焉。然樞臣到彼必
須旬日目前料理最爲緊要分擔責成仰候 聖斷
若使三臣並駐山海。不惟地面窄狹。無可容身將來
事柄參差。必致掣肘。嗟嗟山海一關 朝廷二百六
十年來 社稷係焉億萬生靈及 中外朝紳之性
命係焉惟所係之甚重計慮不得不深關外情形仍
勑督臣差委精細員役從實偵探一日一報以寬

聖懷以憑調度施行

兵部題河西失守人皆岌岌以憂關外而臣獨日夕以憂關内。人皆岌岌以憂夷虜而臣獨日夕先憂潰兵。今數十萬生靈併七八萬潰兵一齊擁入關門固爲編橋渡蝶。實類開門揖盜。年來費盡金錢招兵禦虜不能禦虜而見虜即逃已無生法矧未見虜而逃者乎遼人吾人也急而投我何忍拒之然而良奸莫辨謂此中無奴之心腹臣不敢信也。謂入關不爲奴之間諜勾引臣亦不敢信也。然旣開關納之矣數十萬逃亡聚於關内。米爲珠而薪爲桂不問可知。此輩

避難而來徒步相攜決無資斧。臣聞其在關外有殺人而嗜之者今日窮一日則日餓一日餓則攫攫則挻而走險而亂萌生。臣以為避亂之民宜分散各郡沿途設廠安頓煮粥療飢。其能為傭作者聽居民收養習為耕耨者給閒田開闢。可充兵卒者令州縣招募向習藝業者聽隨地營生。所用米穀官為發廩所費金錢官為請給什伍編號分散各鄉俾道路流離不為餓莩。此安撫流民之法也。而其間有面貌可疑語言可異或曾削髮降夷令乘亂混入者令流民互相覺察。官司加意盤詰查出奸細即懸首藁街則

良奸不至混雜而流民與地方俱安矣。各營潰兵躲無路費回鄉實難留用守關實為便易。彼倖免弃甲曳兵之罪可復遂顧家戀土之思。瘠瘦之卒應放歸田。精壯之丁選留充伍。即人多勢渙有必不可留之勢亦當明白諭之曰爾等逃兵皆當論斬第念生命甚繁姑從曲貸辟如關門不關爾輩無路生還。今暫留目前防禦事寧。之日陸續縱歸人人各有心知未必不可感動何至七八萬人一朝盡散。兵已散矣在途必為盜賊所至必行刼掠。又當亟官人　覲之時條貳安能彈壓。凡衝途孔道須令守巡兵備官移駐

沿途發兵押送飢而不得食者亦以拊恤流民之法拊之在途騷擾即以軍法從事。此招撫潰兵之法也。而其閒有願充兵者歸里之後仍充行伍宥其奔逃之罪。勿令匿跡潛蹤。圖謀不逞。凡安家內顧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則詭名可免影射。而錢糧與兵伍俱清矣再照逃兵結隊計日將臨近京地面臣部已先移文通州巡撫預行阻截。不許一人潛入 京師。更乞 聖旨嚴行申飭俾通州及各路巡撫遵守設法撫安防範。庶內患可消而臣等得專意調度為守關之計矣奉 聖旨遼民避難入關

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方震孺題臣前已遍關門聞我兵大敗尚欲疾趨廣寧者實指望廣寧即不守猶可支持寧前作山海眼目即寧前不能守兵徐徐而退山海猶存作准備也不意寧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而撫臣亦西廬舍盡焚道路梗塞則山海一墻之外即爲賊矣安見山海之人必堅固遂百倍于廣寧乎眼前自經撫以至諸道將皆席藁待罪聽　皇上誅遣不敢視事而臣以病危傷重命在須臾則防禦之人不可不急也

關上督鎮兩營之兵通計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則防禦之兵不可不急也何以使山海脚根牢固何以使山海之外眼目疏通防禦之策不可不急也奉

聖旨方震孺監軍失守責亦難逭着策勵供職不得以病推辭

此時關上營兵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寧前一帶西虜縱横人盡逃竄欲守無兵時勢之難百倍于遼陽之初潰此張鶴鳴所以不肯爲經略而解經邦寧削職爲民不顧也晉被　命當關

首輔語之曰明歲此時關門無恙即當封拜乃拮据數月治兵置器修城繕堡百凡料理巨細畢舉來顏歹青虎憨兎皆來受款自關門以及松山二百八十里外皆歸版圖樞輔襲其成而 召回自代經始之功詎能掩舉 朝之公論乎祖熊者謂山海非舊經必不能守而今有人守之言者滋滬當時若再用廷弼人心久失勢必決裂同黨之謀亦不成則亦莫非天意也

兵部題年來遼左喪師巳經屢靡中外勃焉思奮大集兵戎勉圖恢復庶幾一旦收功以洗三敗積辱孰

知調兵十數萬轉餉二百萬發帑數百萬器械火藥盔甲鞍馬頭畜芻料數十萬盡付於奴酋而四方驅車馳馬海運陸輸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燄靜言思之憤懣欲死慚惶欲死目擊山海瀕危勢同累卵又憂煎欲死詎意諸臣責任封疆隱忍不能就死也昔清撫開鐵之失虜至曾見其形乃廣寧寧前之潰虜未至第聞其聲見形者力不敵而敗猶以身嘗聞聲者力未試而奔誰云禍及秖緣法律弃捐人情懈玩失城有不死之法累因可用爲監軍浮海有戴罪之條檻車不及於敗北是以

敢爲常事扇所同甘。千里巳歎陸沉萬靈盡遭塗炭各兵曰將領且走何有於兵將領曰司道且奔何有於將。搖搖入關之旌全隊巳無彈壓烈烈憤爭之氣運筆未見消磨。西平血戰沙場之鬼猶與劉杜同號山海叩關。地下之魂無與張銓覿面主戰者戰巳無功。主守者守亦旋覆卒繇此道萬一奴窺山海有廣寧之走。可以循塗誰爲　陛下守關門者僨帥群奔釀成瓦解。　冲主孤立孰任折衝。大小文武諸臣百喙有難逭免。經臣控疏投劾情罪自明。此外凡棄地入關者按法悉應致討。乞　勑視師尚書及總督衙

門通查河西各官某爲已死某爲尚存某爲率先某爲殿後某爲見逃某爲前後併逃二次分別議處用示明刑至于臣等碌碌因人佐樞無狀慨徒言之不信致立債以隳功按法自料安所逃罪緣樞務正殷未敢杜門伏祈聖明立賜罷斥以存國法統候
聖裁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擬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兵部題山海一關爲　神京鎖鑰無事之時且嚴防禦今河西作陷則一墻之隔遂判華夷　畿輔近地盡倚關門爲保障可無重兵控扼以遏狂虜之鋒乎當潰兵進關之時即宜挑選留爲防守雖係敗北之羣然以戰不足以守有餘奈何使之盡散也夫不取足於眼前見在之兵而欲取足於調援是渴而問水於西江也關門呼吸之勢可能少待否據稱兩營兵不過四千藉令奴虜聞之益生輕覷都人士聞之益甚徬徨臣謹查薊鎮於去年十一月開送秋防兵冊實在主客官軍一十萬六千六百六員名往年薊遼

總督文球題募山海關新兵七千五百名行邊尚書
王象乾題設軍營兵三萬六千名浙江表應兆領押
官兵六千一百六十七員名王佐才官兵四千四百
九十八員名湖廣張世卿領押官兵二千九百七十
八員名向世爵官兵二千九百六十八員名田景受
官兵五百員名河南張性善領押義兵五百三十三
名此皆陸續抵山海未報出關者關門一片地恐不
能容多兵不患其無兵也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
又請帶何棟如所募兵六千六百名鄒復宣兵三
千二百名　京中新招兵一千名近覆總督王象乾

疏又請宣大山西兵三千名天津兵三千名臣部之分撥調遣日無虛晷即　都中亦未盡知撥臣方震孺何從知之今在關諸臣只宜細心審布關上駐兵若干某險隘緊要撥兵若干領兵之官務擇人任使無分晝夜無分風雨殫力嚴防其有在途未到者嚴催抵關原關未補者速行召募巖巖山海屹然可樹金湯之險矣

御史王大年題經臣熊廷弼法亦當死但事在危急當關無人或謂其才力尚堪任事姑令戴罪立功保固山海以收桑榆此　朝廷使過之仁非可倖然自

得計也抑臣猶有　請焉孫承宗人人服其明眼人
人服其熱腸當此危急需人之時即破格位置亦不
爲過而況承宗之位望又相近乎倘因國亂思良相
欽諭承宗即日入閣專辦東事承宗精力既饒必有
一番整頓不知今日衆閣臣肯做此一段推讓美事
否奉
聖旨孫承宗着吏部即推來用○兵科李　疏云
頃見吏部會推孫承宗入閣辦事一時　中外咸稱
得人第其追隨綸扉兵權未握猶然不盡所長莫若
以大學士總理兵部事禁中頗牧出將入相古甫六

月之烈拭目以俟矣兵科蔡　御史施櫟皆薦承
宗掌兵部印務○孫承宗陞兵部尚書入閣辦事
王在晉題自鎭武師潰而四遠披靡人盡以守關爲
急著覦山海爲天塹矣此關僅隔垣墻尤泥可封非
若幽谷居庸有重巒疊嶂之可憑依也矧一面距山
一面阻水山則坂巖可度水則鼓棹可通王者守在
四夷四夷不守而守一關此一關又非天造地設之
險危哉豈真在德不在險耶臣以爲守關必外有城
郭爲藩籬有營屯爲犄角有烽堠以嚴瞭望有哨探
以通消息關門以外尚爲我之地面然後可容佈置

今且扃關固守域地自封賊至而我不知賊去而我不躡縱目不能爲十里之視傾耳不能爲百步之聽舉足不能越尺寸之畛如此而謂關之可守也臣未敢必也寧前一帶居民逃竄城堡空虛房屋燒燬遂致人踪斷絕音信不通人有畏死之心遂無直前之氣倘乘此際虜騎未侵急率兵出關收復寧前徐伺機便以圖恢復則可冀桑榆之功庶免噬臍之悔奈何縮首裹足將山河輕弃驚風鶴而疑艸木乎入關重臣尚須　廷議其可道將領恐無生法與其駢首東市曷若統兵出關尚闖活路幸而成功生可冀也

不幸而功不成死亦正也諸臣獨不念之耶仰祈
陛下嚴勑樞督經撫四臣從長商確發兵應援立收
寧遠前屯進則爲恢復之圖退則爲守關之地經臣
以此自贖於法可寛必不以臣言爲浪漫也奉
聖旨這經撫道將各官都該拿問正法爾部既這等
說便馬上差人傳與他每責令出關防守收復姑准
贖罪國法已寛如再違玩決不輕貸
兵部覆 國家定鼎燕京所爲左右扶風輔車相倚
者保定等郡紫荊等關稱獨重焉而其捍邊守土連
屯接壘樹畿甸之屏藩者戎事稱最急焉故養兵千

京莫若養兵于近京等處保定之當添兵也撫臣
爲此一字一淚之談兩疏同時而發深心歷慮封疆
臣等詎容緩視所議添兵五千似當如數召募目下
逃兵入關凡係真定等處援遼目兵悉聽招補原缺
團練近地如遇有警即令整搠橫戈呼之即至歲用
兵餉以援遼所存者　勑戶部分贍新兵可也
兵部覆賊謀屢試靡不中藏奸究裏應外合藉令外
奸不入內難不作賊不敢左足而窺金墉也今山海
一關不能遏流民潰兵狼奔豕突勢不可禁踉蹌道
路者不知幾何人矣臣部已條議撫安招集又　題

委薛濂等收潰兵以充行伍且嚴飭　京城各門毋容逃兵闌入所爲宄事之防不啻再焉第　都中五方雜居又當　覲試之期人踪遝雜彼或乘間零星混入積少成多爲害匪細邇來嚴保甲搜奸細之文家喻戶曉而五城各坊未聞一獲豈城中眞無奸宄耶豈潰兵之過通州者四十里之近竟無一人入京打探耶亦人人玩爲故套不用心覺察耳頃接尚書張鶴鳴遺臣劄謂闌門一開逃兵盡入和尚不知幾百夫削髮而降奴者今且盡去其髮而爲僧矣又貢夷五百餘名並入長安華夷混淆眞贋莫辨人心

驚潰之際一有舉動便費收拾。此不可不精詳熟計者一　勑禮部凡貢夷入城須着通事照名查數一一辨明放入所居舘驛多撥丁夫防守外人不得潛通消息。一令五城御史嚴檄各坊兵馬多差眼快番役到處週巡偵察捉獲眞正奸細者重賞各官紀錄一着巡捕營無分風雨無分晝夜巡捕官親身查閱替身及不到者重懲捕緝有功一體陞賞。一令倉厰草塲用心防範徹夜巡邏以防縱火。一各門原派軍丁甚多今俱折乾隱占門官多係替身應名奏數此後按日嚴查備加防範務洗積習。一京營各軍有外

縣居住有遠鄉居住今須盡集營伍一有緩急呼之即應不得徇情寬縱一着九門凡遇面生語異行藏閃忽者務仔細盤詰可疑即拘獲研審一着各店鋪不得容留匪人安歇事發從重治罪一僧房道觀凡雲遊僧道細訪來歷倘新祝髮者更加體察不得互相容隱一長安左右掖門 皇居邃密當嚴夜禁凡有 聖諭宣召須日間傳出昏暮不得開門一邸報凡機密軍情抄報人不許傳寫以防洩露一上年因遼警 正陽等十六門責令勳戚九卿科道等官分派查點稽防以上各款俱係緊行事件而人情視爲

漫常合候　聖旨重申嚴飭預備不虞居民固可心安奸宄亦將胆慄設誠致行而于諸臣之條議思過半矣臣又聞關上人無固志口有訛言萬一强虜乘之奸民響應懦卒風靡前車不遠更爲可慮仍勅視師行邊大臣務亟鎮定人心愼防奸叛不妄輕信遼人輕用遼將流民聚集綏恩軫恤客兵久駐加意撫循庶內患不生而意外之變預爲消弭矣奉
聖旨據奏各欵俱係緊要事件各衙門嚴行申飭
禮部主事劉宗周題春秋之旨詳內而畧外先中國而後四夷未有國中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自奴

酋發難以來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志塗炭遼民遼禍遂從此長者巡撫李維翰也。弃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厩三路出師全軍覆沒自此兵威不復再振者經畧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遁逃者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於境上者理餉傳國監軍牛維曜也。身爲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陞僉事者佟卜年也。無功而受上賞遥制山海巧圖卸扭不能戢和撫臣以敗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畧熊廷弼也。通夷起釁者奸璫盧受也以受之黨復犯弑君之惡漏網

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凡此諸臣異名而同罪異罪而同情皆國賊也麗以五刑而輕重之又何逭焉

兵部覆御史蘇琰所陳蕭如薰白兆慶挑選精銃各另設一營操練業經覆　准其札營當於　京城東北二面受敵之處預定地界城東馬房謙杜應魁之兵駐焉軍民兵自爲營踞勝地以成連鷄犄角之勢此整旅陳師之大略也先是廣寧報至臣隨條議檄登萊進兵併令沈有容差人與毛文龍通信攻擊寛鎭牽制賊兵今據登撫陶朗先塘報探賊於十六日

到海州二十日過河奴兒哈赤至沙嶺與川兵交戰鎗砲攻打一陣李永芳縣墻外進未知的否該撫即於當日會同總鎮發水兵七營盡數過到北岸再添調青萊兵相機進止牵賊內顧併令梁之垣王紹勛隨路進兵不得觀望悞事是登萊兵業已渡海旣欲調而無可調矣夫登遼相距一水旦暮可達得信最真奴已過河李永芳縣墻外進劉渠敗羅一貫死孫得功降業成破竹之勢而猶逡巡不進無一兵直犯寧前何前勇而後怯乃爾夫安知非登兵渡海踟蹰內顧未敢長驅深入乎竊謂登萊兵未可撤亦未可

減存登兵為奴之外懼可也。科臣李精白臺臣余合中部臣常康等各有疏欲藉力於登萊批亢擣虛以圖恢復臣之初議亦然今御史蘇琰議令沈有容分派防守責成將官以重師中之帥可進可守聽其指麾即不能破奴亦可擾奴此樹奴之敵而張我之勢不可不深長慮者也

兵部覆山海安則　神京安寧前存則山海存未有舍寧遠前屯而可獨守關門者無寧前則　中國無通遼左之路。西北諸虜無受款市之路。我欲進取撫出兵之路。登津夾攻無接應之路、賊捲土重來無哨

探之路賊結陣而往無邑躡之路於是關門塞車馬絕。人烟斷。守關之事可裁登萊渡海之師可撤。朝鮮宣諭之使可回。賊知我之不東安意以謀充拓虜知我之不嘗專心以結建酋。奸商欲販貂參必開徑於桃林。細作欲窺中土。必鑿坯于片石。西虜不忘互市。必開釁于喜峰。我無處不備無時不備封疆之禍何時而已。夫寇至而奔封疆曰力不敵也。賊來而急奔走曰戰不勝也。試問廣寧陷後有賊來寧遠否。有寇至前屯否。聞風而潰。見影而逃。只顧身命不顧封疆。只思奔竄不思捍禦。異哉諸臣辱 君命負 君恩

其寧有死所哉寧前丘墟趁賊未至亟宜遣將分兵
及時據守無論遼將遼兵客將客兵有能復河東者
即以河東封有能復廣寧者即以廣寧封有能保守
寧前兩三年不失常爲我關障蔽者即以寧前封更
當助以兵力與之協守當必有豪傑應 命令以圖
建豎者至于哨探消息二十日以來竟成絕響世間
如遇有心人即雕齒文身之國目生月出之邦足跡
可至豈以三百里之遥不能窺奴賊之行藏乎廣寧
果叛將所據也命一二大將統一萬精兵爲前隊一
萬爲後應乘夜疾趨可襲而取也廣寧果西虜所據

也犒之以銀幣計之以封賞部明利害可收而復也廣寧果奴酋所得也見各兵逃潰必輕覷我見寧遠被焚必不備我檄登津搗其腋朝鮮之兵毛文龍王紹勳之兵掣其尾三路併進前後夾攻雖收功匪易然而未始不可圖恢復也奈何以敗北之神魂爲虜地之心胆既弃廣寧于不㧞又委寧前于不守既不敢直前以窺其影又不敢潛地以探其聲息中前所洏東竟絕人蹤自山海關而外遂成鬼國人人愛此表裏與至於斯此則臣之所未解者祖天壽聚衆萬餘既在覺華島相去不遠島上之根餉臣尚欲運回

叙海運功

何難馳一介往彼招諭孫得功何以親而致叛賓承武何以疑而不安前屯爲山海咽喉是在樞督二臣擇人委重選遼民之精銳以充兵留其妻子以爲質使之防守寧前再發客兵戍守其間或用更番以均勞逸城堞傾頹者加工修築公廨焚燬者酌量繕葺興墜舉廢亦因乎人豈可委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之封疆爲胡馬長嘶之地哉

山東巡撫趙彥會同督餉侍郎李長庚巡按王一中督餉御史倪應春題萬曆四十八年至泰昌元年海運已終登萊青濟四府通共運過米豆八十一萬六

部覆宜閣乘任事務不及悉議

千四百三十七石二斗零看得原任山東巡撫今陞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忠誠貫乎天日謀略迅于風霆運八十萬軍儲取足于不測鯨鯢之浪嚴二千里海徼周防于有備貔貅之壘緯武經文屹然籌邊韓范攘夷安夏卓爾翊運夔龍虞功可勒鼎彝駿業宜先帶礪簡在　宸衷自有殊眷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兵部題覆遼左淪夷山海獨當鎖鑰矧近邊諸隘逼鄰西虜薊鎮爲九邊最重之地從昔已然茲當夷虜交逼其岌岌乎難支也督臣不得不謀之預計之周而臣部亦不得不慮之詳應之急所據議守山海議

守南海口議豫馬價議實營伍議入衛邊兵圍練兵馬
議存撫賞議潰回武職議守一片石黃土嶺議守永
平撫寧議修築設將浙兵字字吃緊臣按款條議無
甚異同惟是援兵在關爲數不乏之若楚浙河南之兵
經臣入關帶回之兵視師尚書隨行調集之兵於中
儘足分派某關某隘發某營某隊兵守之取之目前
無庸招募日後爲常川久守之設或漸募土兵以消
客兵或此處兵數稍溢而彼處兵數尚虧衰多益寡
移彼就此又在督臣之調度總此新添四萬八千八
百兵數之內一爲轉移臣部又不能執矩以求方膠

柱而調瑟也

方震孺題西平之戰羅一貴有大功殺賊數千以身殉。國爲從來所未有鎭武不守緣守兵之盡撤西平之敗緣總兵之浪戰廣寧內潰因城內之無兵以致叛賊封庫謀執巡撫則孫得功黃進之罪通于天矣寧前一帶聞廣寧不守已自奔逃又經撫旣許擁百姓入關矣彼中人民豈能安堵如故況關門遭西虜之焚刼乎然城郭至今無恙道路塞而復通但使有兵有將依舊可守令賓承武仍發前屯則寧前未爲賊據也至于要緊關節經撫尚有一二參差者在

經臣謂我止有兵一萬以史光裕等五千援西平巳復說留兵五千援廣寧賊去廣寧遠甚而城巳不守援將安施韓初命之言亦如是而撫臣又言二十二日曾差人請經略同來廣寧死守而經略不回書牛象坤之言亦如是。此又須經撫各道面相質証以定公案者也。

兵部覆科臣陳胤叢汪慶百之疏大要在于附近護衛之兵欲　特遣一任勞任怨之臣查覈兵馬詳開奏　聞必如此而後可以整肅人心振起惰窳一遇調援發不逾時臣愚周詳深為有見第海內民情擾

撲遣使分行多一官則多一事兵馬空責成巡撫而
以按臣查覈其間堪戰官兵令其開報如都城有警
應援不至或以懦師下駟虛應撫按並坐臣部之求
將如渴庶幾旦暮遇之然觀人不在于條陳而取人
難信夫口說撫劒疾視自稱為大將者今不知幾何
人而嬰城自守者僅羅一貴渡海進取　僅一毛文
龍將豈易得哉遼陽一塊土斷送名將若干駿骨徒
存而千里馬不至豈其有人不用亦欲用無人耳麋
將在　京及杖策投用者臣部擬合科臣約日考試
或試勇力或試謀略或試技藝或試步占風角或試

開督水火果有片長亦俱收錄仍行各省直多方搜訪山林岩穴如有異才即起送以需後用但戰陣未顯輒請加衘實授臣部有繁纓之惜虞爛羊之誚未敢一一狥情以濫　朝廷之恩澤也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寄稟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粮令覺華島尚有米豆三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令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部劄言詠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

臣心服其言于是浮海從芝麻灣漂船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船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舡上等候不覺痛哭生負數千百人見臣諭

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撫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葢遵臣之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筭牛馬千餘疋皆樞臣之指授也

河西既陷覺華島儲積頗多祖天壽擁衆踞島左右望以爲向背撫臣招之猶居於島。靜觀時勢。比晉當關款虜毳幕西移列隊守關。而天壽乃委心相從。用閻監軍議仍令天壽守覺華。而家眷則安置于昌黎。天壽欲移家以出而晉未之許也閣臣

貽書問天壽業已招安何不奏報愚謂徐觀其意察其所安而後可聞於于上耳彼時奴勢甚强遼臣俱有叛心至壬戌四五月間而闕門支架若猶可自存者是以王紹勳始降而終順嗣後劉愛塔亦弃奴而思歸敗葉隨風在我之自强而已祖天壽更名大壽曾之孫更名之甲昔樞輔令其更正也

是時視師張鶴鳴屢請推經畧自代二十一日推解經邦經畧遼東

宣撫解經邦因推經畧堅不肯任屢疏語侵冢卿張問達庇其所欲護難其所欲傾疏下九卿科道

會議臺省交章論劾奉
旨解經邦托辭避難甚失臣誼着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負缺作速會推白兆慶授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營戰兵蕭如薰管神機營車兵
兵部覆臣從總理三部催兵催餉督器械盔甲車馬自不暇瞬手不停批比月以來事事具辦正月間按臣方震孺疏稱甲仗苦朽鈍火器苦少今已鱗次出關知總部催趲經營神勞功大昨見沈主事新解甲仗尤其精好綿甲翼扇砲可謂良工苦心急宜多造是器械已無不備矣然餉堆積如山任風雨飄零腐

浥臣累疏催儧撤移，在河東堡者尚存八十萬，在覺華島者尚存三十六萬，悉為弃餘，則粮糗已無不備矣。車輛充斥于途，馬牛頭畜躑躅於路，各鎮兵馬抽調出關，擁隊如林，揮汗成雨，兵力已無不備矣。乃拮据經年者委弃於一旦。昨見工部將發遼軍需刊成二帙遺臣，臣二見之，拊膺長喟，涕泗交流。向所云總部功大者，翻成藉寇兵資盜糧之罪案。　皇上即不罪臣，臣言官即不誅臣，而臣清夜自思，寧無疚於心乎。今河西陷矣，兵將奔矣，撫臣無一騎，而經略之兵亦多散去，見于按臣之疏矣。然前屯中前豈無剩卒

而覺華島尚有萬人屯聚可招練者若干統領何人此兵將之應交管者也昨得撫臣王化貞書知覺華島有糧料二十六萬又臣部差官邵進忠回報芝麻灣糧已喚人盤運有馬者關支一石五斗無馬者一石又餉臣揭報在關之糧兵船帶運小車帶運者合計七萬餘石豆居太半令責何人搬移何處存頓此糧餉之當交管者也至如運車戰車與夫盔甲器械未出關者若干潰兵入關先令拋戈卸甲解鞍下馬令收拾存留者若干撫臣書云潰兵馬匹何啻二萬不知歸之何處莫主專極稱驃壯將官收以實伍擴

其瘦弱者報官銜役稍弁藏匿甚多所報官者收養無人又無草閒多餓死至各軍器械精者歸於私家者歸於公因而毀壞弃置者甚多俱應一一嚴查無容隱匿此車馬器械之當交管者也臣昨得樞臣張鶴鳴手札知何棟如鄒復宣王國樑所統之兵猶未聞有抵關之報年來因援遼調募海内虚耗萬分難繼收拾眼前見在之兵見存之物先議固守後圖恢復振方新之意氣收已敗之殘局此則樞督二臣之事料老成長慮力餞爲之臣正欲控閫而臺臣温皐謨先已談及於臣心甚合所以不待科抄而即據揭

以覆恐少延時日經臣一回之後人益生情匿其所
有而馬匹甲仗等件益不可問也伏候　命下嚴覈
務求實在着落詭匿可清而戰守庶幾有藉矣
兵部覆東夷强西虜怯怯不勝强然西虜衆東夷寡、
寡不敵衆、廣寧爲東西夷虜隔畫之區一戰而爲奴
所有在宰賽則因子女之受縶挾之以不敢不從然
以西部之酋長而爲東寇之嚮囚必非其心之所甘
也在虎憨則因宰賽之牽制挾之以不得不從然以
一酋之被窘而致全部之勉從亦非其心之所安也
廣寧在則西虜之藩尚存廣寧陷則西虜之膚已剝

奴得廣寧而禍有不及於西虜者乎蠶之食葉。近則必侵。而鵲之有巢。惟强乃踞故奴之得河西爲競端而虜之失河西爲禍始虜初受遼撫之餌在半吞半吐之間迫之以害。而勢不得不吞。虜初應　中國之招在勿助勿忘之際。惕之以禍。而勢不得不助再查諸夷大馬市在廣寧鎮靜堡鎮遠關小木市一在廣寧鎮夷堡一在義州大康堡一在錦州大福堡一在寧遠興水縣堡一在中後所高臺堡俱朶顏衛夷人大市之地市之馬牛木植皆有税其酋長有小賞賞以段布酒肉之類取諸税而足不費官帑而頗資其

馬爲用非若諸邊之撫賞馬市者廣寧失則市罷賞絕、市罷則土物皆歸于縻置、賞絕則老死而不見金繒。是我之失廣寧不過甌脫沿邊之地。而虜之無廣寧。則失衣食養命之原。搏獸者投之食必爭。扼其喉必嚙。因其爭而利誘之。其貪可使也。因其嚙而怒挑之。其憤可激也。今日不結虜必將爲奴之所結。虜懼奴以相親。非我之利也。奴得虜以爲用。則我之害也。故西虜入我之戎索。則桃林諸口。虜守之而奴不得侵。我得專意於山海。西虜不受我之羈縻。則寧前一帶。奴有之而虜不能奪。我不得永守乎關門。乘奴虜

未合之時急遣通事久要固結。封爵欵賞所不靳焉
樹奴之敵以張羽翼養我之力以衛本根。洵爲今日
之急着而樞督所當及時撫馭者。至于諸臣死事應
通查明悉照例旌恤生入玉門者勘明具奏若收復
弃地發兵戍守臣部屢疏得
旨當聽邊臣相機調度矣○逮高出胡嘉楝以閣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袁崇煥在部忽連日不見未知何往歸而問之曰
往山海也渠自謂我一人便可當關只要兵馬錢
粮耳人皆信之遂以爲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
朝鹵莽如此可用當關否

兵部覆上年遼瀋繼陷遐邇驚惶　京師曾募兵矣彼時聲勢甚急豎旗挂榜且責以三日一奏矣乃兵未集而僧寺旋毀幾成異變所募之兵多係各營汰卒發京營而京營不收遂令楊愈懋統之令各兵見在堪用與否可問而知也坐營陳煥章非疏稱素閑將略克勝斯任者耶令兵未出　國門先殺傷入貢夷人甫至通州即射毆剳委把摠禀揭見在兵之堪用與否又可問而知也蓋京師應募之人皆五方烏合之衆領銀則人人驍勇入隊則每每恇羸聽調則步步退縮東營點而西營應此處革而彼處收且

輦轂之下多集新兵。未閑紀律。賊至未能防賊。賊未至必先防兵。然則招兵可遂已乎。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今亦不得已而招之。遼瀋失。尚有河西。河西失。只有山海。藩籬漸撤。門戶益單。二百六十年之　社稷止藉營軍護衛。臣之所未敢以爲安者也。故募兵之說難於寢閣。得人委任之爲難。科臣舉陽武侯薛濂錦衣萬邦孚招集潰兵。已奉　旨矣。而潰兵已過通州玉田等處。無從招也。招潰兵而不得。莫若令之招土兵。濂自稱平時結客養士。有精銳數千。皆眞保間有根腳人。郡縣冊籍可查。以義氣感召。惛然來附。已

有數百當即令濂募兵五千萬邦孚募兵五千查明籍貫登記疤痣年貌各取保結腰繫懸牌分別隊伍務選精壯驍勇不得以老弱充數募完之日謙擇相應地面屯劄仍委臺臣一員一一查驗凡散糧之日戶部委司官一員照冊唱名給散如有虛名詭冒者即報部嚴處各兵仍不許擅入城門倘遇調遣衣裝等銀照例給發薛濂所舉袁鱗柯仲炯即用為叅謀官候有成効另授職銜各兵月糧聽戶部酌議所用馬匹器械候兵集之日查明題　請給發去歲募兵原未請　勅所用關防刻期鑄造應用錢糧戶部速

行備辦以便招募再照二臣招兵不必拘拘成數濫
收混補應募多不妨稍溢應募少不妨稍虧必求實
在可用乃爲不負　任使即二臣之忠誠報　國於
此概見毋徒縻費金錢爲有名無實之兵也○逮韓
初命○駙馬王昺請招練京兵有　旨允行兵部不
覆
署部王在晉奏臣奉　命佐樞不能調和經撫致損
封疆臣之罪也臣奉　命總理三部日督兵馬錢粮
器械出關不能成功因而藉寇又臣之罪也今　國
勢危於纍碁獨恃榆關堵截說者皆云關門倚山傍

水阻山則舟可徑襲阻水則陸可潛通守關於關外則關可守守關於關內則關不可守。蓋關門扃則樵援絕烽堠廢則哨探絕朝暮賊來我俱不覺故守寧前即以守山海、寧前未有虜至。我何爲弃之。迨虜至而寧前必爲虜踞矣驅之則有拔山之難。置之則受剝膚之害。故廷臣有言復廣寧者有言先復寧前者比比皆然各據所見以待議覆然臣不取信於諸臣遙度之言而取信於在事諸臣目擊之言。按臣方震孺不云乎寧遠城中廬舍雖閒有焚者然無損於城郭但有好兵好將擇一人守前屯當不俟再計此按

臣之疏也夫按臣爲　朝廷耳目不信按臣而誰信乎按臣曰當復地而樞部曰當弃地義之所不敢出也。然而非獨按臣言之也。山海關主事莫在聲揭稱關以外空復地二百里庶可以哨探聲息不然虜抵城下未免手忙足亂守何容易部臣非目睹關外之情形者乎然而非獨部臣言之也。督臣王象乾書云關外尺地寸土皆是　祖宗百戰封疆　朝議謂不可輕弃最是正論但遼人反側不常西軍驚竄未定方欲聯絡屬夷以固山海招諭西虜以堵廣寧使逆奴叛將無敢西窺奸細叛人無敢東行事體既就而

後安兵設將山海之守可以永固矣是督臣之議未嘗謂寧前爲可弃爲人臣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臥薪嘗膽之意。今以亟論爲游談。皇上聖明天縱度此果游談否。且按臣題而部臣覆此議原不自臣始於臣何尤焉。以臣之愚謂今日當力圖恢復以振士氣以遏寇萌密守巖關以嚴鎖鑰以固根本非舍內修而徒外攘也內修急務總不出督臣王象乾條陳各款臣一一詳議題覆俱係實在功夫並未嘗少緩又視師尚書張鶴鳴疏云寧遠前屯衛必當復必當守諸臣意見皆同臣何敢獨異若謂目前收

復太難非重兵不可則督臣又有疏矣疏云廣寧既失獨守山海則耳目無寄虜騎卒至城下我亦難知寧遠城圮不可守去山海稍遠急難應援前屯衛去山海七十里中前所去山海四十里而近各應設遊擊一員各馬兵三千名家丁五百名各設尖哨探報夷情沿邊設烽墩沿海設哨船飛達山海零賊則相機剿殺賊勢重大前屯兵馬退歸中前所幷力堵拒山海一片石出兵應援賊必不能得志又何敢越中前而抵關是督臣之議守前屯兩地所設兵丁不過七千名而止令關上有兵儘堪佈置即不能遠及寧

遠而前屯中前樞督二臣必將料理。臣草疏未畢而督臣書至知中前等處地方已命參將周於才等統兵哨守目前似可無事忠臣明於謀　國敢輕弃祖宗之疆土耶。臣不敢以粗心浮氣爲鹵莽滅烈之談科臣熊德陽或有激而言臣第據諸臣之疏揭一一冒聞　天聽就事論事非敢爲倖封疆多事臣佐樞罔効論罪當罷伏乞　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爲人臣溺職之戒奉

聖旨關外恢復原憑衆議據奏事理甚明王在晉着安心供職

晉署部議守寧前比爲經略而寧遠前屯等處復歸版圖有志竟成如是而巖關得爲我有矣以爲虜莽滅烈之談者何居

遼事實錄卷之七終